



農友甘苦誰人知？

◆台北 又編

我到里仁買菜，看好想要的蔬菜拿了就走，不會挑三揀四，因為我與母親親自嘗過耕種的辛苦、菜被人嫌的心痛、菜賣不完賤價求售的辛酸。歷經這段艱辛歲月，看到里仁架上的有機蔬菜感觸特別深，彷彿記憶中的農村景象、艱辛生活、慈母的無奈又現眼前。

心淌血 臉堆笑

我自小生長在農村，常到圳溝摸貝類、抓青

蛙回家當菜食用。走在田埂間經常會遇到草蛇，傍晚螢火蟲閃爍飛舞，夏夜涼風伴著蟲鳴蛙叫，天上繁星閃耀，一幅幅農家田園畫作深埋記憶中。

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，母親爲了扶養我們，獨自扛起種田的工作，由於經驗不足，農作收成往往無法支應耕作成本與生活所需。印象最深刻的是，假日經常同母親推著人力車，載著兩、三百公斤的蔬菜到批發市場銷售，而賣菜所得不足以購買一雙五十元的布鞋。因此，父親留

下來的積蓄很快就用完了，接下來的生活艱困可想而知。

在批發市場的交易經驗一直讓我刻骨銘心。當時我們將整車菜運到市場擺放妥當後，等著批發商來尋價，但經過的商人並未在我家菜車前停留。媽媽每次都曾請他們看一下，而商人的反應不外乎：「菜太醜、有斑點、有蟲吃過、有裂開……」有時商人搬開竹簍最上層的菜，一直檢查到竹簍的底層，最後還是不滿意的走了；或是開出更低的價格成交之後，商人還要求逐一檢查，並將不滿意的菜退貨，被退的菜只好賤價賣給專收「三保仔貨」（劣級品）的商人。

農藥行 教種菜

蔬菜賤價時更是淒慘，隨著中午市場散集的時間逐漸到來，眼見偌大的市場快只剩下我們，我的心也著急起來，媽媽的心更是焦急，因為

今天的菜如果沒賣出去，還得走兩、三公里推回家，明天再推來時，菜的賣相更差，更不會有商人要買。於是媽媽就一個一個去哀求商人，請他們發發慈悲把菜買走。

為了改善蔬菜賣相，農藥行變成必須消費的地方。記得在農藥行，只要媽媽說菜被商人嫌棄，或是田區新種的菜出現了某些狀況，老闆就拿出一種又一種的農藥來。對於農藥，我們沒有辦法殺價，買了一袋袋、一罐罐的農藥沒錢付時，老闆還讓我們賒帳。

有些顆粒狀的農藥一撒下去，好多天都還有刺鼻的惡臭味，因此，幾天內都不能來到那塊田區。有一次，來到幾天前撒過農藥的田區，聞到一陣陣屍臭味，原來整個田區死滿了麻雀。媽媽也經歷兩次農藥中毒的痛苦，雖然有性命危險，但為了生計必須種出菜來，所以媽媽沒有放棄使用農藥。只不過一次次中毒後，讓媽媽採取更嚴密的裝備，即使在夏天的豔陽下，也深著塑膠雨

衣、雨褲、雨鞋、包頭巾、戴帽子、口罩、手套來噴撒農藥。儘管如此，十多年前，媽媽也因肝硬化過世了。

有機路 現希望

後來，隨著兄弟各自成家，沒有人從事農業工作，我也沒再下田耕種。偶爾回到鄉下，哥哥會拿一些自己種的菜讓我帶回台北，還補上一句：「鄰居種出來的菜是要賣的，自己都不敢吃，如果是自己吃的，一定要和賣的分開種。」

有一年暑假，我有機會在里仁的物流中心擔任義工，協助有機蔬果包裝的工作。有時我看到一些蔬果的樣子，跟我當年在市場上賣的「三保仔貨」差不多，甚至，有一些蔬菜的賣相更好，但透過里仁、消費者的支持，這些賣相不佳的有機蔬果都能夠為生產者帶來一些收入，農友能夠在被支持的情形下繼續從事有機生產。

在慈心基金會多年的學習，讓我逐漸深入慈心有機農業的理念，慈心不殺的背後還有更積極的護生，有機農業不僅生產健康的農作物，營造自然的生態環境，也尊重每一個生命，更關懷所有的生命，透過這樣良善的循環，讓我看到農業的希望。

現在，我有機會接觸到里仁，自然能體會有機或是健康產品得來不易，即使外相不佳的蔬菜，我也買得安心；而且農友因為我的支持，可以不需使用農藥，還可以維持生活；更重要的是整個有機農業，所形成善的循環能永續的發展下去。